

知尊王之義

日本源流考卷十八終
日本源流考卷十九

臣王先謙撰集

孝明天皇

日本國志孝明天皇諱統仁仁孝第四子母新侍門院藤原氏和漢年契天保二年六月十四日生十一年二月為太子

丁未二十弘化四年和漢年契春三月信州地大震山頽川塞秋九月即位

戊申二十嘉永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漢年契冬十一月大嘗會十二月立皇后日本國志是年番船往來北海者日眾

己酉二十嘉永二年四裔編年表春獵小金原日本國志美利堅人十五名漂至蝦夷幕府命荷蘭送還三月美船入長崎受漂人去

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相模國奉行戶田氏榮奉命斥之歸途闌

入下田

伊豆國

測海而去於時番舶來往北之南部津輕松前西之

對馬或上陸游步或乞供闕乏日益頻數幕府乃令內外列藩益

修海防選人材減諸侯騶從許其齋火器入江戶

武藏國

練兵於郭

外又命西諸侯造巨舶是年始傳英人種痘方

庚三嘉永三年和漢年契東都火琉球入貢

亥豐元嘉永四年四裔編年表西城火

壬二嘉永五年四裔編年表京都大水日本國志秋八月蘭人上

言明年美欲來請貿易苟不協將有戰事

先是三年荷蘭亦上言印度人欲貿易日本請

於英國政命築礮臺於大森

府見許嘉永六年和漢年契將軍家慶薨諡慎德子德川家定嗣為

將軍日本國志夏六月三日美將破理帥四艦突入浦賀曰奉國

命求通好齋有國書是日大君奉行日田氏榮命住長崎破理不

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等諸藩成近海及上下總安房伊豆相模

沿海假館於栗濱為接使所九日氏榮等率諸吏接使受書破理

以兵三百餘人旗鼓而進道路側日獻書函及方物且云直達大

君其略曰北亞墨利加合眾國大統領水師提督破理呈書日本

國大君請修好互市二事我合眾國產黃金白銀鉛汞珠璣及天

然珍異之產人工奇巧之物日本亦富物產相貿易必有利大利誠

行之或五年或十年即不利則罷市加理科尼亞我一大都會馳

火輪船則十八晝夜而到日本或帆或輪航太平洋而至中華者

及捕鯨船之近日本北部者時遭颶壞船願救恤之我火輪船頗

費石炭薪水然不得多載願給其匱乏我當報以金銀前中納言

德川齊昭細川齊護立花鑑寬請以部兵攘之幕議謂承平日久

宜先爲之備而後絕乃使氏榮等報之曰當奏之朝廷明歲令長
崎荷蘭人傳報陂理曰明年若允許將假一島建商館乃入神奈
川灣測量吏謂之陂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爲之先鋒故
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帝大憂恐敕七廟七大寺祈
四海靜謐秋七月俄使布銛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福岡佐賀諸
藩發兵備之俄使就奉行水野忠篤呈書請三事一修鄰好二正
樺太疆界三請開市及俄船往來有急需請給缺乏冬十月將軍
家定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等於長崎答書於
俄使曰我與貴國各國其國民其民無事相交苟欲正疆場須敕
疆吏按圖籍檢覈憑據勿使有毫釐差乃可若貿易往來我世遵
舊法前已固辭但方今貿易殆徧宇內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
者合眾國亦來乞市容彼拒此執既不可辦遂萬國朝鄰媿此重
國力之給否未可知將何以爲繼矧我土新立萬國朝鄰媿此重
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勢不得不費歲月我於貴國壤界相接
應加鄭重幸諒此意布銛廷受書而去初美艦之去下其書於列
藩議之主戰主和羣議紛起士之上海防策者日踵於門里談巷
說亦論其利害幕府乃報曰議論百端要之歸戰和二字顧邊防
未完兵器未整烏可自我開釁明年之答宜遷延以待後舉旋命
會津熊本荻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又徵
土佐漂人萬次郎爲小普請萬次字佐漁人於天保末漂流抵無
島爲捕鯨船所救攜往美國居十
三年乃還獻其紀行日記世界計覽萬國輿
地圖西洋奇貨至是擢之以其解美事也
甲四 安政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鑄一銖銀日本國志春正月十
寅 三日美將陂理再帥七兵艦入浦賀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
奉行井戶覺宏儒員林煒等按問之美艦進泊本牧發空煩量海

底幕府命金澤藩等守京師水戶藩守江戶仙臺久留米澤澤等亦與焉餘皆扼守近海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及政義覺宏等使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不許二十七日副將阿單須進入神奈川迫品海政義等舉國禁止之阿單須抗辨無退色時德川齊昭建白十議論美不可和細川請進討以張國威並不許二月十日令煒覺宏等假館橫濱接美使饗之陂理上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矣然條約不定則邦交不固請以後泊船許取直給物許士卒上陸許上岸立標測量內海幕府賜之米百斛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里居箱館方五里及撫漂民給薪糧等美艦乃赴下田港尋許泊長崎時聖謨政憲等至自長崎以為許美人二港與前議答俄相牴牾上書爭之不省

幕府家令諸藩散武田德律營自去年六月散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國強弱茫乎未知一葡船來調兵至入萬人一俄艦來復徵四諸侯之兵漕十萬石之米此美俄國劫盟乃至聚兵三十萬眾然彼國駕巨船履大洋東西南北何所不至我迹敵船之所至而置之成戎兵未至敵艦早颺此與刻舟以求劍守株以待免何異及乎兩軍對壘彼此相持主客眾寡非不據形勢而得便利然驅不教之民執無用之器驟對強敵猶羊羣見虎早已神索氣盡調兵雖多終不能戰嗟夫設險以守國教兵以備戰有國家者復遣散之非特勞民傷財而鼠技已窮形見勢絀適足貽旁觀之笑踵而至也前車之鑒可不戒哉美艦臨去送致長門人吉田矩方等二人幕府錮之初長州士吉田矩方受兵學於松代儒臣佐每曰方今要務宜周航象山日不如遣人往殊域觀人之國於雲霧中自能操舟不復仰給於外省購費而習技巧益莫大焉幕府不納矩方聞之感憤時俄艦入長崎欲從之航西至則已去乃歎然返象山授以方略託小吏令二人夜竊入美船請附載陂理不聽護送遣歸幕府以其犯國禁也錮之其藩並幽象山嘗觀陂理紀行書謂矩方聰明識天下大勢日以尊王樹勳者多其門人謂其以被刑維新以來長門藩士之以又嘗草七生滅賊說引楠子語以名節鼓舞士氣至今稱道矩方又嘗草七生滅賊說引楠子語以

自况其英和漢年契六月畿內地大震日本國志秋七月瓜哇都
烈可想也督贈書長崎奉行曰前奉命索戰艦會西洋亂未由得之間日本
待俄美愈於荷蘭然俄最叵測俄將蠶食差我廉以及日本泰西
諸大國合縱拒之今英王以僕爲東方水軍將尾追俄軍僕卽帥
兵艦先發請許其入長崎諸港併請給軍用延至八月答之曰如
以討俄故則敝邑密邇於俄近始行成或以應援見責如以窮乏
請敢不如命長崎箱館隨宜繫泊幸勿至他港旣而以其固請許
泊下田英女主域多利亞使船亦至長崎上書略曰近來俄國猖
獗無狀有吞併全歐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罹禍問罪於俄國命
將出師海陸並進聞去年俄國遣使於大國約永通和好貿易有
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擗踊曰大國洵君
子國而俄國所謂虎狼之秦也頃者俄國夾其沃教凌暴土國土
國屢餓不能支告急於英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碎其
艦十殺其組練數千零賊奔竄吾將草薶而獸獮殲其醜類聞俄
將經大國海洋而歸其邊徼今某等艤軍艦於對馬島將迹俄國
敗兵而鏖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繫大國若以其有約不忍
旁觀或英武不勝技癢有加一彈一箭以爲其後繼則某等部下
將洩怒於大國改旗東指大國其何以應之言至此雖類不遜實
出於誠俄流涎於差我廉者有年并吞蝦夷千嶼白皮及於肉於
骨終將吸精髓而後已吾曹竊爲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焉
今通款大國竭區區之意欲使大國爭此要著於世局也英敬天
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俄併食弱肉以誇強大此英之所以
橫行寰宇而駕馭諸國也自今以往英船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
論何地何港揭微而入下錨而泊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

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今兩國將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俄形
露勢阻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大國久矣軍旅之
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其知悉而報諸殿下速賜報英使名約
蔑私諭幾八月奉行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命延見英使許泊
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九月俄艦用日本字樹幟曰於
呂之也即魯西自南海入大坂洋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
彥根藩井伊直弼發兵四千屯京師本能寺郡山淀膳所諸藩扼
洛外各所鹿兒島熊本兵相率東上家定尋使直弼守衛宮闕
青山忠良等分成京師七日又命和歌山築煩臺於嘉田德島築
田邊峯山各嚴海防互相應援冬十月俄艦退泊紀伊之加田浦無幾來泊下田
幕府使政憲聖謨政義及目付松平重古賀謹等接之和漢年契
十一月地又大震海益死者多關東關西四國九州也大震年契
年動未全已日本國志十二月政憲等會俄使在鉦廷許泊下田
長崎箱館三港購買欠乏物俄船在下田遇海溢幾覆幕吏善遇
之修其破漏俄人喜而去

乙五 安政二年日本國志春三月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

以鑄大小礮惟餘古名鐘宗寺鐘報時鐘不毀既而僧徒訴之知

佛具及美船至下田請測量海底曰使往來華美諸船諳海路以

遊覆溺患幕府報以俟後命美量東北海而去是歲春幕府命松

前崇廣上東西蝦夷為官地東自木古內村以北西至乙部村以

白追以北愈不津根室越土呂府俱奈尻等佐竹義睦成西蝦御

神居以北真霖添矢及北岸知牀等津輕承順守箱館壘成江刺

乙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崇廣成箱館岬江刺岬七重濱木古內

及東蝦惣邊津冬奏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又遣清水氏遣

臣及土庶千餘人於蝦夷使墾荒經野牧畜種 夏六月荷蘭人至

樹捕蘇採藥及掘石炭鑿鑛山以教化夷民 長崎獻蒸氣船及小銃幕府尋遣矢田岫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

崎

長崎

長崎

崎就荷蘭人學操氣船術八月島津齊彬獻昌平船於幕府模和西洋製所造也家定賜名刀賞之

漢年契冬十月東都地大震人物屋舍多摧壞發火三日不熄邸

茅市鄜大半灰燼

丙六安政三年四裔編年表關東大風建講武所日本國志春二

月幕府始置番書調所秋七月幕府築煩臺二於界浦命高松

江二藩築之於大坂兩川口鍋島齊正亦築礮臺於神乃伊王二島家定賜刀賞之美使巴

爾理士來下田告曰奉國命為總領事主通商請親謁將軍呈書

老中阿部正宏等密議謂既與和親許貸地泊船給物又繼以通

商此禁一弛各國踵至親甲疏乙殆生亂階許之慮力不給不許

則根本猶弱實國家安危之所繫乃令大小監察評定長崎浦賀

箱館下田諸奉行各上議諸吏上封事或曰既破國律接外使事

機已誤今雖濟河板堅計有家定以備船長上書曰外使務應

爭實利勿爭虛名今日時勢誠不能閉關絕人苟開釁於瑣事則

城下之盟俯首求和所傷實多老中以為荷蘭所言非於彼我分

左右袒使諸藩積怨恐蹈亞細亞諸國覆轍業已許和變寬永以

後之法則待之不得不遵寬永以前之規遂決議許美使入府而

欲於下田受書既而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等言巴爾理士必欲見

將軍呈書議久不決至夏五月乃許定期謁見而奏之京師於是

齊昭等上疏切諫德川氏設大老老中二職大老時有廢置老中常執政權又選諸親藩輪

直議政又連署諫曰許美使謁見待遇重於荷蘭一等是非幕下

失其掌耶今許見美夷諸番繼踵亦將一一見之操縱由人誠

大辱國雖遂事不諫敢別疏利害請再商金澤鹿兒島僊臺熊本

等二十一藩亦上書曰寬永以前諸藩來朝者卑遜恭謹今承教

依寬永以前例然美使尊己國蔑本朝執政阻之不可乃俯首下
心聽其要挾某等誠痛憤羞與爲伍請於是日概免衙參比年物
價騰貴諸藩疲於會同請自今限十年就國以勸農講武富國強
兵而備萬一有水戶人二名夜潛入番書調所欲刺巴爾理士事
覺處刑巴爾理士既來江戶詣堀田正篤邸告曰我合眾國以搜
人土地爲大禁但輪船所至萬里交通孰敢以一丸泥封關者曰
本當從通商例許合眾國駐全權公使於京縱商船入港互市二
者不翅本國請東西各國所望也日本之所患在英英與俄交惡
恐日本爲俄所併亦欲得差我廉及蝦夷以橫絕俄軍開市結約
得互相維持東印度爲英所併坐不與泰西結約故也約成則國
不亡且戰艦火器均可應貴國需通商亦有利關稅所餘足贍國
用惟鴉片產於東印度其力強人購也國有受其毒者
爲之崩廢四千萬圓與英往來須禁此物合眾國於人其習教
從所好此亦世界之通義日本開市以我國公使督之諸國遣使
約事則答曰既與合眾國約如此必莫有爭者嚮者僕會英將於
香港告奉使日本率氣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若不許將自我動
兵英與法聯盟法必與偕遲未至者有事於他國故也方今國是
不如許互市吾飛告英法以約成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而已信
吾言則僕爲安全媒貴國之幸也冬十一月正篤令士岐賴旨川
路聖謨等質問其言二十一日將軍家定延見巴爾理士於牙城
受書賜以時服並饗之昌平齎十二月正篤見巴爾理士謝其忠
告巴爾理士再上書申前請家定使林煒及目付津田半三郎西
上奏事林煒等見傳奏管原聰長藤原光成曰近世萬國盡事互
市今美使請置公使開十港幕議欲許之使臣等上奏傳奏曰俟

他日再議鍋島齊正上書曰我邦自神武肇基二千餘年未受外

辱今乃為美夷所劫虧損國威曲徇其所求得寸進尺若王室何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外託通好內則窺隙一旦變作諸臣之肉足

食乎今一意主戰暫勞永逸與先安後危孰得孰失縱令入寇列

藩當敵王所愾奮力卻之不必以煩麾下臣世辱鎮西重任聞美

夷入見意如敵破後門請在國以十有八年為期足食足兵緩急

從事時諸藩亦多詣營言事是年夏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令

川冬齊昭造軍艦成名曰旭九家安政五年日本國志春正月家定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

事請敕許川路聖謨岩賴愿等副焉二月正篤入朝獻黃金五十

鳳准后及關白太帝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餘名會議蜂須

賀茂韶私上疏勸正篤因循誤事狀且曰臣見外夷近狀觀在神

京天步艱難危急日逼又呈書前關白政通曰神州安危存亡

幕府不容眾議殿下宜聽之耶於是聰長光成傳旨曰前敕以不

許泊畿內近海今能不開武庫港耶曰開數港建商館谿壑無厭

必漸次乞求保毋反覆正篤對曰古者外舶入界浦而市南蠻寺

亦在京師故彼以固乞然今許開武庫仍禁其入京畿十里內猶

勝於前夫條約以保無事我不背理彼安敢亂今如不和則變起

眉睫何以因應故自今生聚教訓圖內強以祛外患策無上於此

者三月巴爾理士至江戶促條約押印曰聞日本政權在江戶不

圖游移曠日至此若不得命吾直入京師幕府飛書於正篤促之

帝初令擬旨有外事處置一依幕府之語權大納言忠能曰若如

此則國體不正是舉朝無人也權大納言正房曰果下此敕當取

白麻裂之雖得嚴譴亦所甘心眾同聲應之於是廷臣八十餘人

詣關白尙忠第草敕召正篤傳敕曰美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
將軍變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許開下田前事已誤今若
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使三家諸侯更議而奏之正篤等乃
奉敕還夏四月幕府移敕書於列藩正篤召巴爾理士告以京師
眾議曰固欲保兩國歡然背違羣議事終不濟巴爾理士曰兩國
相約而以人心不合延期天下萬國之所無前史所不見也政府
不能鈐印直詣京師決之請刻日以報是月幕府以井伊直弼爲
大老五月家定答美書略曰承二國相親之意感荷無已然宜草
章程見示待我闔國會同之期而後定議巴爾理士奉以還下田
六月俄艦入加奈川美艦復突入小柴巴爾理士來告曰英法二
國乘得勝之威馬首欲東行有日矣我憂日本不耐誅求待其至
而議已緩不及事苟德我精署印於約載當告危迫俟賴允必開
居間圖無事幕府危懼大老直弼等請事曰危迫俟賴允必開
戰端乃使清直愿等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
鈐印授之將鈐印巴爾理士復曰此約中所載寓居日本商民歸
我合眾國所樂爲然東方刑律重於泰西桁楊刀鋸非西人所堪
均不願受治於貴國之法英法諸國所不願獨合眾國爲之亦恐
貽旁觀之笑滋吾民之怨請自今發奮自強改從西律俟日本法
度修明再改此條合眾國必爲諸國倡今日勢不得已幸諒恕之
秋七月外國長崎箱館諸奉行亦會俄英蘭法四使定約署印皆
准美例五國從同其條曰永相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
月開神奈川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月而置市場於江戶五十
月而開武庫置場於大坂苟新瀉不便則別開西州港居武庫神
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之十里內不許入京畿長崎限公有
地曰禁糶米麥缺乏乃給曰貨幣互行國內曰銅錢不許出口曰
嚴禁鴉片煙第一款英國君主日本國大君議定兩國及兩國屬

民永敦友誼世世勿替第二款英國君主可派欽差大員或秉權大員駐劄日本國京城並派領事官並署領事官駐劄日本國現今所定通商各口所有英國欽差領事等員可任意到日本國內地各處日本國大君亦可照派欽差大員駐劄英國京城並派領事官或署領事官駐劄英國各口所有日本國欽差領事亦可任意到英國內地各處第三款日本國箱館神奈川長崎三口議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新瀉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儻此口船澳不便即改換西洲海濱一口武庫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以上各口英屬人民皆可永遠居住亦可租地買屋並起造棧房但不准設立礮臺以及一切武備凡英人起造房屋日本各官盡可常往查看所有各口英人住居之處以及及船澳章程應由各處地方官會同領事商議若有不合稟請英國欽差與日本國王核辦凡有英人住居之處日本人不准在周圍築牆砌壁以阻英人出入英屬人民可任意在以下所定界內來往如在神奈川至六鄉川止周圍以十里爲界在箱館周圍以十里爲界武庫亦以十里爲界惟西京不在界內此城相去十里之處不准來往凡有英國水手船隻不准過豬名川此河在武庫大坂之間出口以上里數皆自各口官地量起每里以四千二百七十五英碼爲準在長崎英屬人民可任意在鄰近各處官地來往在新瀉或改換之處其界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家酌定江戶京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任英人居住大坂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任英人居任但爲通商而已二城之內英人租屋之處以及往來界限當由

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酌定第四款凡有英屬人民在日本通商各口居住其身家悉歸英國王家管轄第五款凡日本國人民得罪英屬人民當由日本國王拏獲照日本國律例嚴辦凡英屬人民得罪日本國人民或他國人民悉由英國領事官或其他秉權大臣照英國律例究辦兩國務須秉公了結毋得稍涉偏私第六款凡英屬人民欲控日本國人應先稟明英國領事領事應得從中勸息若日本人欲控英人英領事亦當聽其訴明從中勸息若必不能息訟須會同日本官秉公判斷第七款凡日本國人拖欠英人銀錢無力歸還以致逃避日本官務須盡力查拏追還欠項如英人欠日本人銀錢逃避者英官亦當盡力查拏追還欠項但兩造所欠之項官可代追卻與官不涉第八款凡英人雇日本人爲一切不犯法之事日本國王不得阻撓第九款凡英屬人民住於日本者應聽律教並准於無礙之處進教第十款外國各色銀錢皆可在日本通用以日本國分兩爲準凡英國屬民經商兩國銀錢皆可交易但外國銀錢用於日本國須俟多年方知貴賤故日本國每從新開通商一口日本國官先將銀錢照輕重與英人兌換外國銀錢不照銀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開日後一年爲限所有日本國金銀銀錢皆准出口惟銅錢不准第十一款凡英國兵船所用雜物准進神奈川箱館長崎等口起岸收入棧房歸英官掌管並准免稅若在日本國發賣買主應照稅則納稅第十二款凡英國船隻在日本沿海地方碰壞擱淺船上人等逃至日本無論是否通商地方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爲照料護送交就近領事官查收第十三款凡英國商船欲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可任意雇引水船帶入若船在口內已經完清稅餉

亦可雇引水船帶其出口第十四款所有日本國通商各口皆任憑英人由本國裝運各色無例禁之貨進口銷售並可在日本各口買日本無例禁之貨完清稅餉裝運出口惟軍械等貨祇准買與日本王家及西洋人凡洋人與日本人交易各貨日本官不得與聞日本人與英人買賣貨物收棧皆聽自便第十五款凡英人在日本海關報貨儻以所報價值不合該貨可由海關照值定價貨主若不肯照海關所定之價售賣即當照海關所定之價納稅若肯賣關上應即買入立即付價不得折扣第十六款凡英人運貨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已照則完清稅餉任憑日本國人轉運日本內地各處銷售不得再加捐稅及內地等捐第十七款凡英船載貨進日本通商各口已經完清稅餉日本海關應給憑單註明某貨已經完稅字樣若原載往他口無須再行納稅凡條日本官應在通商各口設法查究漏稅走私之弊第十八款條約中所定一切罰款以及入官之貨應歸日本國王家任意辦理第二十款條約後所定通商章程兩國官民當與條約一律遵守儻章程未臻全備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家隨時酌議以便永行勿替第二十一款現在所定條約皆以英文日本文荷蘭文書寫彼此一意但以荷蘭文爲準嗣後凡有英國欽差領事官與日本官文件俱用英字書寫暫以荷蘭文或日本文配送五年後即免配送第二十二款兩國大員議明將來若要修改條約須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方可舉行並須於一年前知照第二十三款今後若日本大君與他國一切利益之事英國官民無不同獲其美第二十四款此條俟英國君主日本大君批准之後以一年爲期在江戶京城對換現下兩國大員先行畫押並

蓋用關防以昭信守英國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國安政五年七月十八日訂於江戶京城水野筑後守永井玄蕃頭井上信濃守堀織部正岩瀨肥後守津田丰三郎英國公使葉留燕押所附通商章程內載英船輸入鴉片如逾三斤之數即取以充公若有設法密謀輸入者每一斤罰十五元輸入各貨如造船修船各器具漁鯨各物鹽漬各料鳥獸食物又鉛錫石炭及造屋之材料蒸氣之機器暨綿布毛織均取百取五一切酒類值百取三十五其他均取百取二十初水戶藩德川齊昭素主攘夷論嘗建美國十不可和之議不用初齊昭大修國政尤注巨礮造船築堡壁壘一變家茂賞以黃金寶刀天保癸卯幕府廢外船礮擊之令齊昭切諫後以其家老結城寅壽誣告幕府幽錮之及美船來起用獻大礮七十二門然卒以主戰不與閣議令終廢黜自美約鈐印慶恕慶篤慶喜

慶永等初德川家康封其諸子於尾張於紀伊於水戶為三親藩平氏為支族慶恕後更名慶勝為尾張後慶篤慶喜皆齊昭子水戶後慶永建言請廢條約奉敕旨幕府乃黜齊昭慶篤慶喜命慶為越前後

恕慶永退居時帝屢詔徵三親藩及大老將軍奏令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奏曰慶恕齊昭慶篤並蒙譴餘則幼弱耳諸番睡至外事尤劇大老亦未得西今遣詮勝西上及其入朝請垂咨問八月家定薨無子同宗家茂自紀伊藩紀伊國和入嗣為征夷將軍大老井伊直弼益專擅帝降內旨於齊昭曰將軍與外國私締條約雖事不得已然未嘗奏取進止如此大事不以上聞非弁髦王章而何往日徵三親藩於輦下且敕使奏列侯意見將軍依違不奉敕乃使老中詮勝西來如此則患不在外國而在蕭牆聞水尾越後皆有罪外患逼切而翦羽翼奈人心向背何朕欲合羣策羣力以謀國是汝宜竭股肱力糾合眾議以禦外夷侮齊昭既黜其京邸監鵝飼吉左及安島帶刀鮎澤伊大夫等欲假敕旨以遂其志與鷹司家臣小林良典近衛家婢村岡謀周旋諸公卿間左大臣忠熙

考十九卷

內大臣忠香前內大臣實萬權大納言時直弼謀悉其狀又偵知

諸藩臣遊士贊成朝論排議幕政乃大索執安島帶刀等二十七

人冬十月詮勝入京與關白尙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謀責令關白

政通前內大臣三條實萬削髮執王人紀正恆等三十五人捕鷹

司家臣等五十七人江戶亦捕安島等數十人皆下獄尋入朝奏

曰主上欲絕夷狄幕府敢不奉詔然王室霸府苟懷貳心事必無

濟願姑緩之十二月幕府檻致京囚於江戶命寺社奉行大目付

鞫之直弼面責齊昭曰君慎言之不用乃私奏京師私請赦書夫

君職在輔幕府而悖謬至此何也遂錮齊昭於水戶並幽其

子慶篤慶喜是獄也株連甚眾內多慷慨愛國之士眾論冤之謂

之戊午之獄齊昭旋於明年卒其遺臣二百餘人據長岡驛奉齊

昭木主宣言攘外夷誅幕吏責豪農富商出軍需幕府嚴捕之齊

昭擢用藩士藤田彪負重望其徒曰彪黨結城之黨曰寅黨彼此

相傾至於擁眾奪地幕府屢討未平及王師東下寅黨尚而諸國

抗拒官軍久而後平明治初年贈齊昭從一位詔廢其功而諸國

處士益憤激不服倡尊王以攘夷之說紛紜起初幕府修大阪

命大藩嚴太廟京師守及俄美入港幕府又令高松松山桑名三

藩起塞路挂八幡鷹峯命安濃津備京師非常岡山鳥取高知四

成大阪萩成武庫柳川成界浦福井成神奈川二本松成富津四

裔編年表痧疹流行

己未 安政六年日本國志春二月幽粟田宮尊融親王命宇和侯

伊達宗城退居士佐侯山內豐信亦告老三月忠熙辭官削髮一

條久我萬里小路皆黜皆以降攘夷詔於齊昭故也幕府斷水戶

左等八人餘禁錮流竄直弼議刑老中太田資始諫之曰此輩所

為亦出憂國至誠宜從寬與被倉勝靜佐佐木顯發亦諫曰若處

極刑為眾怨府必生亂階直弼不從遂獨斷行之是月水戶臣及

人心益憤處十謀殺外人因刺朝臣之禍疊作矣

鹿兒島臣刺殺大老井伊直弼於櫻田數以擅許條約諸罪水戶

光明齊藤監物等暨鹿島有村兼治等同直弼入朝邀殺於道提

首而去或鬪死或自裁有自首者八人連署上書曰直弼挾幼主

忒威福擯斥親枝廢錮忠臣殺戮義士幽囚親王而反昵夷狄不

待救許擅訂條約臣等不能與此賊共戴天為天下誅之敢待斧

鉞是春下令徙諸商於神奈川至夏開橫濱長崎箱館三港許人

民貿易頒五國條約於全國禁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城郭地圖

及銅屬賣於外船又令諸海船舶帆用白布艦上樹畫日白旗以別

外舶遂為全國徽志初畫日船標惟幕府輪漕用之及令列藩摸造洋艦許用此標夏五月帝賜

黃金於尙忠政通忠熙輔熙實萬及兩奏職事諸公卿以慰外事

之勞因敕曰嚮侍從詮勝入奏朕傳旨幕府再三今且欲觀幕府

措置天下物情卿等其注意幕府尋奏獻金五千兩充御用願遣

尙忠職俸五百金二萬兩於公卿親王朝臣加關白苞采邑一千石

六月有人殺俄人三名於橫濱四裔編年表大城

庚申 萬延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鑄金幣日本國志春正月初英

美遣使促日本使節赴二國家茂遂延見法使至是遣外國奉行

村垣範正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某目付小栗某等二百餘人

於美乘島津氏所獻太元船及美人美氣船而發至十月復命幕

府遣使節於海外是為嚮矢明年遂遣使英法美蘭俄普六國

七月英人入江戶議設館於殿山品川家茂延見美英二使尋見

法使英人二十餘名上富嶽幕吏百餘人普魯斯使至江戶請條

約不聽八月前中納言齊昭卒年六十餘齊昭嘗請開蝦夷語其

不出區寰苟寸壤尺土沒入於外夷則我日本之國辱莫大焉夫

蝦夷千島本我神州地而俄人傲然據之豈啻尺寸實千古悲憤

故當講鎮撫之術畫開拓之策移內地民從事於開墾以固北門

鎖鑰維新之後幸用其議又嘗上疏曰造三檣船數千百艘鑄大

煩數百萬門往來外國互市今海內共有四十七萬一千八百四

十寺毀諸寺鐘以鑄軍械則兵足用足其論攘外謂當以組練之

師分屯衝要使彼就陸地決戰乃可以逞吾志亦深合時勢齊昭

紹光國遺志嘗欲尊王請修山陵復諡法攘夷之論實其首倡其

己未發江戶詩曰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染

洋夷血卻想南陽舊草廬有識爭誦之及卒浪士三十餘名夜詣

薩州邸呈書曰水戶既死海內除貴藩無可依賴者願屬貴藩為

攘夷先鋒問其姓名皆不答薩藩啟之幕府幕府命置之其邸其

後倡尊攘論者多其遺臣甚 八月有人要殺美使書記官比由斯

至奉齊昭木主以稱兵焉 堅於三田幕府大索之不獲明年幕府與洋銀一萬元於其母冬

十一月箱館奉行堀利熙屢諫老中安藤信正不聽遂上書以死

諫略曰美使日詣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又結為兄弟惟與之刑典數部彼贈衣帛球玉閣下酬以慶長金保金一萬鎰彼以爛醉挑侍婢閣下伴為聾瞽而不問殿山築館臥榻解眠閣下亦剖其無他甚則渠論廢帝事閣下使國學者索舊典僕竊聞之血淚灑兩鐵腸若裂天下士皆欲食閣下肉彥根元老豈非前鑑是僕所以為閣下肝腦塗地而不辭也臨絕之言幸鑒哀鳴死且不朽

西一 文久元年四裔編年表改元和宮嫁關東日本國志春二月

水戶藩士子弟脫籍屯長岡驛嘯聚無賴至千八百人移檄曰紹故黃門遺志以舉義旗一將率水軍略橫濱燒館慶夷一將率陸軍入江戶誅吏之許互市者江戶戒嚴命慶篤追捕又遣小普請講武所士三百餘人於橫濱守番館命諸侯備東禪濟海善福諸寺皆洋館也夏五月水戶亡命有賀重信柳鉞三郎等十四人襲

東禪寺英館揮槍傷英使三人幕吏及郡山西尾衛士驚起互刺殺傷衛士十餘人幕府賞衛士命水戶捕餘黨戶獄重信闕死外

斬大關某等五人英使責老中安藤信正曰政府萎蕩不能制彼亡賴我

自問其罪與法蘭兩使將以兵逼信正等力懇事裁平自是英置兵橫濱戎裝赤目曰赤隊明年與英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六月幕府命新莊桑名松山守神奈川番館尋命姬路松代守橫濱秋七月英人來請曰自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多暗礁願測量海底幕府許之令外國奉行屬吏入英船與俱告沿海諸藩縱英人上陸及圖成頒於諸藩冬十一月令肥前侯鍋島齊正退隱以持異議故也

王穆宗同戊治元文久二年日本維新史五國修好葡萄牙普魯士瑞西

白耳義意大利丁抹相繼乞通商幕府並許之締條約如五國例遂至十一國日本國志春正月有人要擊老中安藤信正於阪下

門傷之亦斥其親昵夷狄等罪

信正多攜家臣自衛傷肩僅免刺客七人格鬪皆死檢屍各懷書略

曰安藤承井伊氏後奸謀詭計過之十百蔑侮朝廷親昵洋夷與京尹酒井謀幽公卿正言者廢君臣父子之大倫溺夷狄禽獸之

汚俗又命國學者索廢帝古例將使大將軍

夷幕府逼於強敵不敢奉詔三月長門藩毛利慶親上書幕府謂

王霸相和本也諸港開鎖末也國本立則開鎖之權在我請翼戴

天子協和眾心以固國本又見老中久世廣周曰自黜鍋島氏大

藩失望各自為計萬一有挾天子以號令四方者何以應之廣周

等愕然慶親曰為今之計有春岳即慶為大老刑部卿即慶為輔

佐以洗弊政耳因薦其臣永井雅樂熟於京人幕府召雅樂厚遇

之授密旨入京師夏四月雅樂上書於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

不可已請敕許條約不聽雅樂頗有學術所條陳洞悉時勢然當

雅樂遂不得要領而東歸長人在京者惡雅樂欲刺之雅樂謀知

取道中山道來原長城為雅樂刺及歸時薩摩藩島津久光亦密奏

以打格自許忠義為反為不忠不義時薩摩藩島津久光亦密奏

故以死謝明年雅樂亦以事自裁

入京上疏曰戊午以來幕吏恣許互市親如三家尊如上公持攘

夷議者輒加屏黜志士亡命結黨或刺大老或戮醜虜遂欲起義

兵幕吏肆其威棱苛猛如虎而士氣益激勢日益甚臣恐其釀亂

陷夷術中與諸臣議將東建言於幕府途遇處士欲迎臣舉事臣

諭令竣命敢請處分朝廷因畱久光鎮京師初浮浪魁平野國臣

馬新七等三十餘人倡尊王攘夷之說於攝播同盟至數百人相

謀曰烏合舉事孰與依賴大藩久光將赴關東過姬路國臣等投

幽屏據大阪彥根二條三城外夷臣等憤激將戴我公以解諸公卿

府並殲滅醜夷請公察微衷奏之朝廷久光諭諸伏見自以士卒

千餘人入京師既而薩之亡命在大阪者憤久光過慎重與諸浪

士相率將逼京師久光乃遣藩士要之伏見遂激論爭有馬新

七以下死者八人藩士亦蒙創初所司代酒井忠義呈書傳奏曰

仄聞西國亡命嘯聚於大阪兵庫唱暴戾之說苟公卿密通其謀

必有不測變萬一有逼輦下規威劫者下官當竭力誅夷之及伏

見變起上下騷擾忠義等倉皇遁由是所既慶親復上書幕府曰

司代威令墜地處士橫行殺伐之風大起

近日列藩游士不經幕府而直奏天朝苟有奉詔要關東者當釀羣雄割據之勢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議國是大事奉詔以行使天下皆知公議所在將軍尊朝廷則天下皆尊幕府矣蜂須賀茂韶亦上書幕府略曰昨日之歷今日不可用許外人互市亦非失算而恨其不當窵何也先拒而後許彼既以要挾遂志則所求皆挾勢而來何怪彼之傲很不馴乎茂韶恐我清淨土陷為腥羶域今游士嘯聚闕下人心向背亦已可見側聞敕使東下王室之親疏皇國之安危係矣轉禍為福在今日生釁釀亂亦在今日事機一去間不容髮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事若松平春岳鍋島閒安藤堂高猷伊達春山皆宜使之參朝議麾下之故源齊昭故島津齊彬前所建白多可參酌宜引三家三卿以陳意見優待大藩以備諮詢又自海防大事請命海外各國造十數艦使麾下人熟習操船或巡視北邊俄羅斯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瓜哇諸島以熟海路置造船鑄礮場於五畿七道每道三所使工人學習技巧如此庶可與內治而禦外侮又曰將軍宜入觀謝釐降額曰宜修歷朝山陵曰四方游士憤受外侮遂犯幕法其情可恕其跡可憎請寬假之使各歸其藩其餘尚數條藤堂高猷亦請入朝以慰天下望權宜以寬游士罪攘夷以盡將軍職幕府皆納之時有詔召慶親西上畱其子長廣於京與薩摩藩島津久光同鎮處士島津毛利氏既居京東西相周旋家茂乃先後釋慶恕慶喜慶永及土佐藩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罪奉詔解粟田宮鷹司近衛一條久我萬里小路等幽屏山內豐信入京帝遂詔薩長土三藩畱鎮闕下自是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者八十餘國帝遣左衛門督大原重德奉詔東下島津久光及毛利家宰等從之五月十日詔至略曰今外夷益猖獗幕吏誤措置天下騷然萬民

將墜塗炭朕仰恥祖宗俯愧蒼生幕府奏曰近以人心不協故不能舉鷹懲之師苟降嫁皇妹則齊心協力以攘夷朕特許所請幕吏乃連署奏曰限十年必奏攘夷功朕甚嘉之親禱諸神以待其成客臘和宮東下朕告國政仍舊委幕府惟外事實關國體故使奏聞而後定且命二三大藩參預其謀幕吏依違未奉行既而薩長列藩及西海南海各處士蜂起建議凡所密奏雖畢出於忠誠憂國而事甚激烈朕召老中久世廣周西上又遲遲未行幕吏因循偷安失撫馭術恐國家傾覆立至矣朕日夕憂懼朕欲使德川氏恢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命三事其一使將軍率諸大名諸侯日本通稱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上慰祖靈下順民心其二依豐臣秀吉故事令沿海大藩五國爲五大老以整武備其三使一橋刑部卿謂慶輔佐將軍越前中將謂慶王大老職內外之政刑必不受左袒之辱將軍官撰其三事以行其一家茂因理裝西州時朝議紛紜諸藩齟齬幕府不得已遣下野守竹內石見守松平能登守京極使英復議鎖港英不納惟許新瀉兵庫江戶大阪開港之期遲延五年而嚴禁日本人阻擾外交者仍減輕洋酒玻璃各器之輸入稅於五月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六月定約於倫敦約曰日本大君因國內阻擾外交各黨一時未能鎮定甚難如期開港屢商之駐劄日本英使茲復遣使詳陳於英國政府英國念日本大君內治之難曲意承諾允將前訂約章第三款新瀉兵庫開港互市及江戶大阪許其居住所定期限均自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算延期五年而長崎箱館神奈川三處業已開港應遵約妥辦嚴禁各節一稅關干預商民買賣者二禁止外商雇用工匠教習僕役者三官吏拒止各藩搬運貨物於通商口岸者四司

稅官役干涉商務從中漁利者五止遏一切齊民貿易者六杜絕
與外商往來親密者以上各弊如日本大君不為革除無論何時
英國得仍照前約促令開港日本使臣回國應請將對馬島通商
並許減輕酒稅又玻璃各器照值百取五稅則又於長崎橫濱設
立存貨棧房派關吏專管以便外商存貨其已賣者繳進口稅復
出口者僅納棧租以表明日本拓充商務之意云云日本使臣竹
內松平京極英國外部大臣伊爾路塞押是月英人上書幕府言
小笠原島非日本有幕府先已遣水野某巡察乃引證據答之六
月松本臣伊藤軍兵殺英人二名於東禪寺而自殺幕府罷松平
光則警衛出軍兵屍以謝英尋以洋銀三千元與死者族軍兵居
則警衛洋夷欲以事致仕會更成之日英人無禮軍兵憤恚遂及難秋七月有人殺關白尙忠家臣
數人榜其首曰行天誅八月敕使重德西歸島津久光護之先發
途過生麥英人駙馬種久光前驅衛士誰何不聽怒馬直過衛士
遂殺之長人桑原良藏入橫濱冬十一月又敕三條實美東下詔
曰朕於攘夷議萬變弗渝然人心不一則事不集朕欲布攘夷詔
於天下若策畧則將軍職掌其集思竭慮家茂對曰攘夷臣職也
然須令列藩養銳待賊臣明春入朝再奏方略時家茂以松平容
保為在京守護職帝亦令畱鎮於是朝廷幕府之間稍和是冬有
人焚殿山美使館

癸亥二 文久三年日本國志春正月俄人至江戶告曰英法將舉兵
來而諸浪士在京攝間者方以攘夷促慶喜慶喜曰待將軍入朝
浪士扼腕而退遂殺千種家臣投首於慶喜館曰為攘夷血祭又
殺池內大學梟首於大阪難坡橋榜曰是通夷賊投其耳於大納
言忠能大納言實愛家曰公等不罷職如大學耳矣又投一首於

山內豐館書曰是亦助惡者今攘夷詔下公之舉措安危係焉微者之首敢供轅門肥後人轟武兵長門人久坂元瑞寺島忠三郎土佐人武市半平大等詣關白邸逼之曰慶喜慶永已入京而屢延攘夷期朝廷亦置之不問臣等憤激之餘或不能顧尊貴欲血刃以祭軍神關白大驚報之各藩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季知少將實麗大藏卿隨資等亦促關白以攘夷關白報之慶喜慶永與容保慶永豐信答之曰待將軍入朝而後決於時倡尊王攘夷者處士也橫行擅殺者亦處士也公卿危懼志向漸變守護職松平容保等議處分處士或欲逮捕之或欲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不如諭處士各歸其主無主者幕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搜索又置文武場為處士容身之地既而又有入人等持院斬足利氏三世木偶梟之三條續揭示曰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殊賊令大將復古故先誅三賊以懲奸惡之過尊氏者容保等議曰詎名正義輕蔑朝爵不可宥乃逮下獄將處重刑毛利定廣上書請釋其罪容保等堅持不可而朝旨亦欲寬之因得不死處士益猖狂不可制尋詔公卿及在京諸藩早奏攘夷功又用武兵等言詔洞開言路遴選參政特置關國事一官選當時公卿有名望者為之二月英法軍艦相踵入橫濱十九日以書逼曰願獲島津三郎否則取償金六十萬圓於政府別取三萬圓於鹿兒島區區者不余畀則當以礮火鳴冤請自今限二十日賜荅江戶戒嚴命間部詮實守殿山津輕朝澄岩城

某守越中島松平信庸久世某守濱苑安 事報京師詔在京大名

藤某守羽田山內豐福淺野某守大森

曰英人至橫濱問生麥事有藩屏任者其各就國整兵乃令前田齊泰備京師軍糧毛利慶親備對馬援兵軍糧因罷其武庫成松平慶倫龜井茲監中川久昭代之德川茂德成二見浦與安濃津同護太廟池田慶德督攝海

是月十三日家茂發江戶三月四日至京帝幸諸成兼守隱岐

上下加茂廟親祈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初家茂未西豫詔在京
限十日以攘夷期逼也既英事日急有燒品川高輪之說東人日
勤家茂東歸德川慶恕上疏曰君臣和而夷可攘諺曰去者日遠
臣恐覺開不如緩將軍東歸慶喜容保亦說輔熙實美請留家茂
帝燕見家茂待之優渥曰業既委萬事當在此指揮大名家茂感
喜島津茂久臣本多某獻十策於闕下曰築大阪外城引淀河為
湮渠其規模倍豐臣氏四面起煩臺諸門設大銃數十曰尼崎
岸和田兩城為大阪羽翼倣阪城制開周池築煩臺集攝之兵於
尼崎泉之兵於岸和田曰和岬築八棱城亦徵不沿海諸國之
兵守焉曰自安治川木津川至山崎八幡峽連築煩臺曰令武庫
界浦市人徙京師曰紀伊阿波淡路遣公卿各一人巡視其海防
作圖奏之曰沿海各國建土著戰守之策勿勞奔命曰武庫界浦
等處及其他要港置軍艦其十請大將軍留京指揮列藩至是島
津久光奏曰臣獻鄙見以論時事而讓口間之媒孽者多臣言不
行久居闕下慮有不虞且攘夷期近願賜數月假因留書明日就
國以諸藩在京或有夏四月詔家茂令十萬石以上三藩同戍京
師代以百名家茂詣闕明廷決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家茂於
言在告諸藩而心知不可既而帝行幸男山欲親授攘夷節乃於
家茂關白輔熙左大臣忠香等皆扈從焉家茂臨期稱病因召慶
喜欲授之慶喜窮蹙俄稱病下祠浪士等聞之怒曰咄惰夫不足
與有為遂請帝親征願為先鋒朝廷暫慰藉之既而慶永為浪士
所逼知攘夷難行
上書辭總裁職遽歸就國山時英國償金議久不決薩人上書幕
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皆就國府曰聞英人逼政府欲得吾族三郎而甘心苟授首以解難固所
願也然英人失禮於我我故斬之曲在彼而反求償何舛也三郎
欲授首於兵閒敢請命公卿亦主張不償之說既有傳聞英法寇
攝海者時德川茂德畱守江戶驛騎絡繹促家茂東歸既而慶喜
長行等小笠原長行
亦幕府老中奉詔東下定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命家茂
頒告列藩英法益逼幕府老中欲俟家茂歸五月老中多稱病無
一人視事茂德乃親自西上慶恕又使人要之途茂德入名古屋

城亦稱病幕吏已再四延答期欲再延則無辭老中松平信篤井
上清直等遂授償金券於英人會長行至欲先鎖港而後償金老
中不聽長行獨至橫濱告各國公使曰我邦獨立久矣邦人皆不
喜外交故京師命幕府鎖港止貿易公使等答曰吾輩奉國命通
商此非吾輩事當遣使本國議之然結約復破各國將問背盟罪
日本何不達宇內形勢之甚幕府慮英法生變宣布市市民爭逃避舟車搬運府下大騷慶喜
在途聞償金議決飛騎止之既知勢不可挽乃入江戶出償銀四
十萬圓於英事始平京師聞報公卿譁然秉燭會議徹旦不決先
是毛利慶親奉朝命大修下關堡是月十日戌兵發庚申艦礮擊
美船於田浦洋中美船亦發煩入夜大雨海面昏黑彈多不達成
兵又放一艦交戰數刻美人有死傷者遂遁家茂時巡坂攝海防
及歸京攘夷過期東報未至詔讓幕府幕府對曰建賊實窮
遷延則命將軍東下慶喜亦自東上書曰臣等見攘夷賊窮
疏臣爲包藏禍心臣內外煎逼恐負聖恩請辭職朝廷不允六月
三日家茂入朝詔乃許東歸初下關兵與蘭船戰互有死傷是月
美艦來襲破庚申艦礮臺亦毀尋法艦突入毀赤馬關壇浦杉谷
諸礮臺上陸放火前田村長人短兵橫衝其隊伍苦戰僅卻之幕
府令中根一之丞等乘朝陽艦至長詰問長人不服並殺幕使當
人礮擊美艦小倉對岸不援美亦不侵長人責小倉曰鄰國之義
緩急相援今閉戶不救是背攘夷詔也此後我礮擊夷艦對岸不
尺不保彈丸不及願勿責我小倉人曰將軍在職幕令乃救命不
敢爲輕躁之舉彈丸之及不得從命自是倉長有隙一之丞等過
淡路岩屋洋德島藩長坂貞治誤認爲外船發煩後貞治屠腹謝
罪一之丞等將赴小倉過田浦長人礮擊之下小艇詰問長人答
曰幕艦模洋式故擊之不則誤認洋船以爲我艦可乎一之丞與
鈴木八十五郎入詰長事長重臣答曰奉朝命幕旨焉爾何敢擅
乎拘雷二使遂暗殺當是時朝廷已下攘夷詔幕府密主和議而
之幕府遂大惡長藩

長人已開兵端乃詔賞長人果斷

特賜紅白御旗於

又命以少將

正親町公董為監軍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曰兵端已開苟袖

手旁觀非皇國臣民諸藩其一心敵愾互相聲援以雪國恥遺公董於

長防及鎮西水戶會津伊達細川池田山內有馬等親兵從之尋

筑前肥前諸藩馳使至萩城曰貴國復有寇必致援軍淺野茂勳

亦欲援之請就國又遣禁裏付小栗某下江戶責幕府速舉兵又詔讓幕

府私盟曰鎖港限三十日苟七國不退則攘之老中信篤正直等

絕荷蘭何也七國謂英法謂事難施行且并美俄蘭及葡萄牙普魯士

二十七日日英人帥七軍艦抵鹿兒島曰

生麥之事已與政府平然主謀無罪事不平請贖金三萬圓養死

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殺人者死萬國所同俟捕獲亡

命敢不伏辜然衝大名鹵簿我亦有法禁與足下辨曲直而後議

養妻孥秋七月朔英人奪蒸氣船三及琉球船二焚之薩兵大怒

乘大風雨邀戰英艦一不動其六折旋自如指岸礮擊丸無虛發

碎礮臺及礮數十火及鹿兒島市延燒數百口薩兵亦擊傷其艦

殪二將死傷者數十人薩士乃乘飛船入英船乞和英人即止戰

薩士附英艦至橫濱請金二萬兩於幕府與之事乃平初薩摩選

名偽賣菓船謀分人英艦刺其船將陸兵應機一擊塵之以風浪

大不得近計終不成及戰英一艦不遑拔錨絕繩而去薩人奪錨

至和成乃返之英艦過攝海時鳥取人襲擊之英不戰而去後鳥取將亦屠腹謝罪云八月詔大阪城代曰

番艦如來急擊勿失幕府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必勿浪戰時詔教

齟齬率如此毛利慶親已開戰欲頒攘夷親征詔於天下奏請行

幸大和帝遂詔曰拜神武天皇陵駐蹕春日山議親征自薩長土

三藩留鎮京師恃勢相軋朝臣各分左右袒又浪士主戰者縱橫

輦轂會行幸議決廷臣助幕府者乘隙間之忽有流言謂長人當

乘行幸火大內奉駕函嶺東征幕府朝議忽中變是月十七日夜

半親王尊融左大臣忠熙以下盡朝決議急召守護職容保徵兵

備變傳命鎖九門使薩摩會津諸藩分守之停三條實美等公卿

十三人朝參密召正親町實德柳原光愛等入尊融傳詔曰親征非帝旨也乃傳奏等信長人詭激之言矯詔圖不良耳卿等其審之十八日昧爽長人聞變不知故率眾馳至則諸國守門兵槍礮成列不許入眾大驚馳集關白第而關白輔熙亦受朝禁未之知俄而有詔停行幸免長藩守衛代以淀藩長人訴辯不肯去與薩人會人相持久之京人皆荷擔而立先是三條實美掌親兵實美遂率親兵千餘馳騎入朝門者拒之亦走詣關白第一第誼擾時光愛奉敕召輔熙入而實美因關白有所請朝旨不納且遣使責以違旨私出之罪長人之屯堺門者光愛銜詔慰以引兵歸國以待後命長人不肯退薩人請討之長之隊將遂擁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壬生基修四條隆謨錦小路賴德澤宣嘉公卿七人航海而去詰朝詔召實美等不在得實大怒盡削官爵尋禁長藩入京僅留邸間一二人餘悉逐去容保等仍日警備遂下詔曰近日敕旨真偽錯出以致紛擾凡係十八日以後令者乃實朕意列藩其審之朝旨於是一變矣幕府旋奏請增尊融容保等封是月有故廷臣中山忠光等舉兵大和號天忠黨將攻京師幕府討平之忠光等航走長門旋又有平野次郎等舉兵但馬奉澤宣嘉爲首幕府亦平之宣嘉仍西奔九月命親王熾仁爲攘夷別敕使既以關東奏鎖港停之冬十一月朝廷詔諸藩曰鎖港待幕府指揮勿輕舉妄動主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復陷姑息矣相率奔長是月家茂遣外國奉行池田某河津某目付河田某等於英法諸國圖鎖港事先至法說鎖港法不答某等日擊海外交際日盛有所悟遂不應說各國明年八月歸具陳其由幕府責其辱命削官祿十二月二十七日家茂復乘軍艦入朝

甲三子 元治元年日本國志春正月十五日家茂入京總裁松平直

侯等從之二十日家茂率諸大名朝獻詔家茂曰朕愛汝如子汝

親朕當如父醜夷不可不懲然不可輕舉暴動宜以實心行實事

汝上策畧朕詳察可否以定不拔之國是又曰暴虎馮河非朕所

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親征欲討幕府長人遂礮擊夷

船暗殺幕吏句引公卿其罪大矣然皆朕不德所致自今海內一

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其他賜詔者四十餘藩時謂之翻覆綸旨

自三條實美等西去詔禱實美爵禁長人入京慶親父子上書曰

臣尊攘之志始終不渝聞親征詔下距躍三百欲為先鋒何圖詔

停行幸罷臣宿衛臣為讒言所中傷九天為證無以自明臣今不

敢詣關自陳惟堅奉前詔一意攘夷以死報國島津久光入朝亦

奏曰八月之事臣不勝悲痛朝令夕改衰世積習請察時勢人情

建不拔之基臨事紛紜良法奇策徒屬無用幸詔列藩決大計池

田慶德奏曰嚮臣聞之大臣兩卿信攘夷之詔始終不渝敬慮一

惑天下得窺九重淺深而不信朝命夫七卿毛利氏之觸朝譴雖

非無故然要之遵奉勅旨為攘夷嚮矢足以償越境之罪苟奉詔

攘夷者蒙嚴譴則人人解體將曰不如因循姑息之為愈是自開

瑕罅陷於夷術中也敢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以明示積年攘

夷之旨海內人心庶幾獲全其始集奏未盡善是

隙開矣慶親初念在協和幕府以戴王室願朝旨幕命未盡善是

以激烈之徒說七卿等輾轉相激爾如聞長人固執十八日前詔

為直敕十八日後詔為偽敕然則其不奉幕命必矣請召慶親父

子或重臣至大阪下敕諭之使奉幕命然後責其罪彼必低首夏

屈服否則釀成內訌恐外人乘釁其餘上疏論事者三十餘人夏

四月詔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同今後宜政出一途以示人歸

嚮攘夷鎖港必奏爾功若實美慶親等處置一委之汝先是朝廷

忠熙齊敬尊融及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等先是幕府遣

為之既而更詔有事乃參朝議以委將軍一政權也

筑後守池田伊豆守河津相模守河田使法議鎖港法亦拒其說

仍責償長門轟擊法船償款復減輕各種機器及鐘表珍異之品

裝飾家用之物之輸入稅五月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六月定約於巴黎第一

款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七月間日本長州藩轟擊法船日本

許賠洋銀十四萬圓十萬圓由日本政府四萬圓由長州藩支給

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鎮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

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鎮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

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鎮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

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鎮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

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鎮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

如不得已須用兵力法國水師願爲襄助第三款兩國在江戶所訂約章凡懸挂法旗之一切運進物應遵最後所訂減定稅則而行凡包裝茶葉所用各品許其免稅又片鉛鉛蠟地氈石炭藤及畫絹所用油藍照值百取五稅又酒精白糖鐵片各種機器機器所用各件麻布鐘表袖珍表表鎖玻璃器件藥材及玻璃鏡陶器玉飾各具香料肥皂兵器小刀書籍紙張雕刻物件畫繪均按值百取六收稅第四款此款應附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九日兩國所訂約章而行無庸俟本國批准即時施行日本使臣池田河津河田法國外部大臣杜爾灣路易押六月大納言實良奏曰朝廷下攘夷詔而將軍以鎖港奏公卿諸侯東西奔走皆志在攘夷將軍與慶喜既奉詔然入則奉書出則忘戰臣不解其故大原重德亦奏曰今天下洶洶懼敵旨中變臣決知其不然特請變鎖港爲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戰定民志不報初長藩士屢上書乞宥慶親父子罪弗省諸士決議曰除君側惡餘無別策於是其老福原元佃等率兵至京都西郊乞解入京之禁不許長門兵迫宮門容保糾薩摩藩兵擊走之所獲軍令狀乃有慶親父子印信朝議遂聲毛利氏罪曰爲朝敵秋七月十七日下詔削慶親父子爵敕幕府追討八月幕府下教征長門部署肥筑薩藝等二十一藩以德川慶勝爲總督時各國欲寇長報忽公使會議於橫濱及聞幕師征長遂命將先攻是月五日有英法美蘭艦十八艘入豐前洋寇馬關礮擊前田壇浦煩臺長人應之彈丸交注礮煙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長人不利撤守走四國兵上陸進至板谷長人襲敗之殺十數人七日四國兵據山狙擊長人力拒迭有勝敗而長人鉛硝既盡不得已約和各國船長責前事長人對曰奉朝旨

幕命耳出證左謝之乃定約撤戍罷築礮臺曰嗣後縱外舶來往
下關許購石炭薪水食糧遇颶風許上陸償金則俟與四國公議
處以公法媾乃成既而各國公使逼幕府曰長事須償金三百萬
圓取之長人乎抑問政府乎荅曰政府取彼與之各國公使日夕
督促既幕師攻長慶親退入萩城誅福原元備等十餘人謝罪明
年正月遂徹西征之師尋徙三條實美等於筑前

乙四 慶應元年西曆編年表改元日本維新史幕府之憎長門者
以其處分爲過輕因請朝裁錮慶親父子削其封十萬石長門不
服日本國志幕府再議西征家茂率師過關秋九月各國公使自
橫濱航入攝海老中阻之不可徑入武庫法公使上書幕府曰訂
約久矣以王朝諸侯持異議內亂騷擾馴致遷延今薩長已通好
於英均許開港而政府反議鎖港何也英使欲面議將軍將命不
遽諾故不得不以師從法深爲貴國寒心今不許條約則造礮鑄
艦之術不傳其何以強兵一敗再敗勢不可問不如請敕許卽開
武庫以解諸國惑家茂大恐因奏請讓軍職於慶喜別疏曰今宇
內互相往來萬里之大彈丸之小無一國能閉關拒人者獨我國
遷延退避畏之如虎何以持國體自美使入下田迭奉聖旨拒絕
外交然臣家茂亦面奉明詔戒輕戰於今八年矣西征事起臣入
阪城不圖夷艦突進武庫要條約敕許今內憂外患逼於臣身非
啻臣身皇國臣民同此禍厄海防何者足恃與各國戰幸而小勝
環海皆寇生靈何辜臣身存亡卽置之不問臣誠不敢知寶祚安
危如何臣不勝痛哭願賜敕允以舒目前之禍疏已具令德川元
同入京家茂遽發大阪至伏見治歸裝諸將士視急爭從道路繹
騷慶喜在京聞之大愕卽夜與容保定敬單騎馳起伏見面議而

還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亦上書申家茂不得已之意連署
請敕許詔問諸藩多許之者五日家茂入朝令傳奏飛鳥井雅典
野宮定功賜敕於家茂許開橫濱箱館長崎三港猶不許開武庫
自戊午草約至乙丑紛紜爭執者八年終許之焉幕府宣告中外
外艦乃去幕吏以敕示各使英使見書中兵庫仍不許開港語遽
起取書怒裂之擲於地曰使臣之職遵約而已他非所
知幕府乞援於法使請為調停於是老中聯名作書曰兵庫開港
其責在大君已委水野和泉守請至江戶再商各使乃歸橫濱
家茂遂駐大阪命將西征有法艦過馬關曰法已與政府盟不得
不援政府討叛者今將赴長崎請歸路報我及長攻小倉法人詰
長人長人曰幕府屠我大島燔我聚落殺戮無辜小倉負鄰交啟
東軍我何得唾面不報會英船來居間和解法人乃去或曰幕府
私屬法以劫長也尋英人率軍艦及測量船各一泊宇和島伊達
宗城遣吏按之對曰政府無悔約意英使有異志

寅 慶應二年日本國志四國復聯衡要挾幕府同訂減稅約於

慶應二年夏五月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六月定約於江戶約曰據日本國安
政五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日本政府與英法美荷四國
訂立約章內附通商章程第七款所載四國公使各奉本國諭旨
求更定日本國輸入輸出稅項又因日本慶應元年十月西歷一
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一月四國公使至大阪時日本政府准按價
每百抽五改定稅則今政府特簡水野和泉守與英法美荷四國
公使訂定十二款第一款此次新訂稅則應附約照行將舊則更
易神奈川港應從日本慶應二年五月十九日西歷一千八百六
十六年七月一日起長崎箱館二港從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即西
曆八月一日起辦第二款新定稅則應俟六年後方許更議惟絲
茶二項可準三年間平均貨價每百抽五課稅於二年後更改又

木料稅可於鈐約六箇月後隨時商改第三款原約附載通商章程第六款所云准單費應行免徵第四款日本政府應蓋造棧房於通商各口以便外商存貨如輸入之貨照則徵稅若將貨運往他處勿庸繳輸入稅但收棧租第五款日本貨物從內地運至通商口岸應繳陸路或水路卡稅外不得苛求第六款前訂約章載明凡外國貨幣應照日本同種貨幣同量通用美銀一百元卽抵日本一分銀幣三百一十箇現值日本國自鑄貨幣以省交換之弊擬收取各項未鑄銀塊改鑄此項應徵雜費彼此俟後商定第七款現因各口稅署辦理稅務及起卸貨物傭使工役時時涉訟各口地方官應與外國領事官妥酌章程以便遵守第八款凡日本人民均得在通商各口及外國購買各項載客運貨各式風帆船火輪船但兵船非日本政府允准不許代購第九款日本商民得在通商口岸與外商貿易或遵該約第十款出洋貿易各任其便毋庸官吏檢察且日本商民遵章繳稅外無庸繳納別項稅目又各藩所屬人等除定章繳稅外無庸政府官吏檢驗任便在各口與外國貿易第十款日本民人得稟明政府請領准單前赴外國通商或學習工藝又得在訂約各國船隻內幫執各種職藝外國人傭雇日本人前往外國應呈稟通商口岸地方官乞政府准單第十一款日本政府應設燈臺浮標木標等以便行船第十二款該約既經全權大臣訂定無庸兩國政府批准應從日本慶應二年五月十九日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辦日本使臣水野和泉守英國特派全權公使巴克斯法國全權公使路塞斯合眾國代署公使葡路度滿荷蘭公使兼署總領事葡路士布路克押此皆幕府末年所定之約當美約定議時但以城下之

盟隱忍曲從期暫紓目前之禍以待後舉而治絲愈紛燎原愈烈

每改約一次則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損而當時君臣上下挾全

力以爭約者固未之知也

其領事官不過約束之照料而已唯在亞細亞理事官固非由

法審斷己民西人謂之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而外理事官固非由

權也治外法權始於土耳其當回都全盛時西滅羅馬其邊境

與歐人通商徒以厭外政紛紜遂令各國理事官固非由

威逼勢劫與之立約者故其弊猶小而今日治外法權之毒非由

徧及於亞細亞余考南京舊約猶不日有犯事者歸彼懲辦也蓋歐

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權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約之始猶不

敢遽施之我迨戊午歲與日本定約而後及我載在盟府至於

今而橫恣之狀有公使不忍言者當日本立約時幕府官吏未諳外情

任其鼓弄而美不國公使為定約稿猶諄諄告之曰此治外法權兩

倉大久保所不便而深不知其弊亟不願改而他國皆謂日本法律不可

治外人遷延以至於今夫天下萬國無強弱無論日本法律不可

主則踐我之土即應守我之令乃舉十數國之法律並行於開

港市場一隅之地明為我管轄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於

臂遊行豈徒臥榻之側容人鼾睡乎條約之言曰領事與地方

官會同公平訊斷無論其側人射擊之條約之言曰領事與地方

日而罰佛狼百美律徒刑八日俄律徒刑一年蘭律徒刑三十

假又華商英商外國人則論抵命且責償金矣同罪異罰何謂公平

紙書告其領事曰家產盡絕彼即置其身於死地而華商則監獄追

或由地方官管轄刑罰其兄弟矣同罪異處又何謂公平既已許之不

異地利益又有彼得此失之輕重之分禁錮又有彼無此有之不

奸民冒禁貪利圖脫刑網輒往依附者蓋假借外人之名以遂其欲

彼南洋諸島寄寓之華人不少英籍則日蘭籍更何異於吾民之

爵乎此誠通商之大不便也英籍則日蘭籍更何異於吾民之

怨憤日深通商以來三十餘年不日英籍則日蘭籍更何異於吾民之

由教士之橫毒日烈亦未始非治外法權之積弊也夫夫細

考十九孝則

與華人交訟彼領事亦視然面目並坐堂皇參議聽斷者有煙館賭博我方屬禁而租界為通逃主萃淵藪肆無忌憚者斯又法外用法權外從權為條約之所未聞章程之所不及疑憚者斯又法外詳法權外是皆由於地方官吏異儒瞻徇一若舉租界之地方人民亦與別國領事共治之吾恐各國外部且不料領事之縱恣如此也莫急之務尤亟當告之公使達之外部掃除而更張之

家茂方遣使責長藩而薩人忽與長人合詔徵薩兵會討不從師

卒無功秋七月十一日將軍家茂薨於軍布告列藩旋征西師詔

以慶喜為將軍長人先有二黨一曰恭慎黨一曰激烈黨征討師至慶親父子入萩城已伏罪激烈黨高杉晉作傳

檄幕兵戮恭慎黨首數人慶親父子居山口城山口蓋倣西式為

兵惟薩摩獨辭初京師之變薩人擊長人多虜獲長人亦礮擊薩

艦而動兵邦內使外人得漁人利非策之得薩士西鄉隆盛密遣

使於長修好講和會土佐人坂本龍馬在長力贊成之於是薩長

之交合而朝廷幕府均未之知也至是薩人辭會師薩士大夫久保

利通又至大阪西征之師幕府不聽丙寅六月幕軍進壓長防

四境海陸兵三道並進俱不利家茂方臥病大阪詔命慶喜代為

指揮慶喜將往廣島敗聞屢至諸藩引兵朝野失色家茂旋卒遂

詔罷西征幕府別遣勝安房命長人罷兵自西

師之起幕府帑藏不支兵又驚弱故師卒無力自是強藩不復受

節制而幕府勢益孤矣冬十二月帝患痘崩帝自即位深以國家

安危為憂蓋與外交相終始云當光裕即位為德川氏極盛之時而外患即萌芽矣孝明在位外人

迭請通商要挾日甚舉國囂然倡攘夷說苟或異議則目為奸黨

幕府初亦拒之繼審其勢力不敵意遂轉移孝明始亦決計攘夷

末年尋悟其非救旨亦反覆而二三強藩巨室乘浪士憤激之勢

王霸離間之交始欲假朝議而順人心繼乃用士氣而亡幕府故

當時攘夷之論要其所歸不在攘夷而在尊王尊王所以亡幕府

也迨王室尊幕府亡而知夷終不可攘遂決然變計大開外交仍

與德川氏末年無異

然而德川氏亡矣

日本源流考卷十九終

卷十九

終

